# 霜紅龕集

# 霜紅龕集卷二十五

陽曲傅山青主

## 家訓

### 訓子姪

眉仁素日讀書吾每嫌其駑鈍無超越兼人之敏問觀人有子弟讀書者復駑鈍於爾眉仁吾乃復少恕爾兩兒以中上之資尚可與言讀書者此時正是精神健旺之會當不得專心致志三四年記吾當二十上下時讀文選京都諸賦先辨字再點讀三四上口則畧能成誦矣戊辰會試卷出先兄子由先生為我點定五十三篇

吾與西席馬生較記性日能多少馬生亦自負高資竆日之力四五篇耳吾櫛沐畢誦起至早飯成喚食則五十三篇上口不爽一字馬生驚異歎服如神自後凡書無論古今皆不經吾一目然如此能記時亦不過六七年耳出三十則減五六四十則減去八九隨看隨忘如隔世事矣自恨以彼資性不曾閉門十年讀經史致令著述之志不能暢快佪今變亂購書無復力量間遇之涉獵之耳兼以憂抑倉皇蒿目世變強顏俯首爲蠹魚終此天年火藏燄騰又恨呫嗶大壞人筋骨彎強躍馬嗚呼已矣或勸我著述著述須一副堅貞雄邁心力始

克縱橫我庾開府蕭瑟極矣雖曰虞卿以窮愁著書然虞卿之愁可以著書解者我之愁郭瑀之愁也著述無時亦無地或有遺編殘句後之人誣以劉因輩賢我我目幾時瞑也爾輩努力自愛其資讀書尙友以待筆性老成見識堅定之時成吾著述之志不難也除經書外史記漢書戰國策左傳國語管子騷賦皆須細讀其餘任其性之所喜者畧之而已廿一史吾已嘗言之矣金遼元三史列之載記不得作正史讀也

文訓

貧道昔編性史深論孝友之理於古今常變多所發明

取二十一史應在孝友傳而不入者與在孝友傳而不足爲經者兼以近代所聞見者去取斬輕之二年而槀幾完遭亂失矣間有其說存之故紙者友人家或有一二條亦一斑也然皆反常之論不存此書者天也

凡人養性作人皆有一安身立命之所即文章小技亦然爾兩小子皆讀左氏春秋其中犯教傷義大節目一眼便知不待講解也至於文章之妙大段大段細曲細曲鋪張組織補緝波瀾前人多少評論總不能盡爾小子若有眼色讀之既久自得悟入別生機軸依傍不依傍熏習變化全非我所得與爾拈出者以後凡遇古人

用此法論此義者莫要置之皆須留心分晰明經處到不甚難以其是非邪正顯然易見而文心掂播鑿誰實屢糟所難得窺測爾們便將此書作一安身立命之所作人養性學文都向此中求之每事相與辨論所謂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也

文者情之動也情者文之機也文乃性情之華情動中而發於外是故情深而文精氣盛而化神才摯而氣盈氣取盛而才見奇

文章未有高而不簡簡而不摯者

詩訓

杜詩不可測之才人振古一老亦不得但以詩讀其中氣化精微極文士心手之妙常目在之

韋公詩多情言李肇國史補云韋性高潔鮮食無欲所居常焚香掃地而坐觀其逢楊開府詩淸靜者固如此耶公與陶公皆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者也

謝道韞登山詩如氣象爾何物遂令我屢遷卜字今古詞人能有此幾句唐之輞川翁浣花老往往得此妙境偶見謝林風此首氣象二句男子未必能道此句也爾看之可造詞入微

輞川詩全不事鑪錘純任天機淡處靜處高處簡處雄

渾處皆有不多之妙道情眞語人不能似者以其一詩之心在無詩而心平氣和不罵人不自己占地步不傍剛尋事不隱刺譏不急急怨望不騁辨才逞狎

造語却非一意雕琢在理明義愜天機適來不刻而工

杜詩之愜當人忘筌最妙愜當讀作上聲楷雅切

韻學訓

險韻在沈訂者能有多少須取玉篇廣韻今行等韻諸書擇其純雅有義不犯複者盡限而押之濫熟如人用上平前數韻者用之亦是一種功夫學問若做詩怕險韻難道彼韻諸字可不識耶險之相命亦不識字人爲

之耳若一字不識人展卷見東字亦險也呵呵眉仁識此眉仁識此

## 音學訓

讀書之聲死說話之聲活歌曲之聲牽就凡字書曰音曰反切曰讀若皆死法天然之口音不在其希微之間至於呵呀開闔順逆輕重同聲異意遠近聽別全在此之口音彼之耳音會通無礙始知聲音之妙之變由於聲前聲中聲後皆有然否直宛平側枝遁之氣㩉掇於中也音切之書焉能盡之不過用其死法讀書可耳

## 字訓

論畫人物點睛如能左右顧者只是點得最正卽能爾此固然然亦須於左右覩視之物上用情畫視難畫聽尤難寫字之妙亦不過一正然正不是板不是死只是古法且說人手作字定是左下右高背面看之皆然對面不見若要左右最平除非寫時令左高右下如勒橫畫信手畫去則一加心要平則不一矣難說此便是正耶

作小楷須用大力柱筆著紙如以千金鐵杖柱地若謂小字無須重力可以飄忽點綴而就便於此技說夢寫黃庭數千過了用圓鋒筆香象力竭誠運腕肩臂供筋

骨之輸久久從右天柱湧起然後可語奇正之變

小楷乏波不難而勒落尤難刻亦難之此法書者勒者皆等閒置去

寫字只在不放肆一筆一畫平平穩穩結構得去有甚行不得靜光好書法收此武拔甫數紙皆是兢業謹愼時作惜乎死矣靜光頗學此筆法而靑於藍矣水木之源裝而藏之禮也

寫字無奇巧只有正拙正極奇生歸于大巧若拙已矣

不信時但於落筆時先萌一意我要使此爲何如一勢及成字後與意之結構全乖亦可以知此中天倪造作

不得矣手熟爲能邇言道破王鐸四十年前字極力造作四十年後無意合拍遂能大家
晉自晉六朝自六朝唐自唐宋自宋元自元好好筆法近來被一家寫壞晉不晉六朝不六朝唐不唐宋元不宋元尚煗煗姝姝自以爲集大成有眼者一見便窺見室家之好唐林曰此爲董文敏說法
予極不喜趙子昻薄其人遂惡其書近細視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綽約自是賤態潤秀圓轉尚屬正脈蓋自蘭亭內稍變而至此與時高下亦由氣運不獨文章然也
吾極知書法佳境第始欲如此而不得如此者心手紙

筆主客互有乖左之故也期於如此而能如此者工也不期如此而能如此者天也一行有一行之天一字有一字之天神至而筆至天也筆不至而神至天也至與不至莫非天也吾復何言蓋難言之

仕訓

仕不惟非其時不得輕出即其時亦不得輕出君臣僚友那得皆其人也仕本憑一志字志不得行身隨以苟苟豈可暫處哉不得已而用氣到用氣之時於國事未必有濟而身死矣死但云酬君之當然者于仕之義却不過臨了一件耳此中輕重經權豈一輕生能了吾嘗

笑僧家動言佛爲衆生似矣却不知佛爲衆生衆生全不爲佛教佛獨自一个忙亂个整死臨了不知罵佛者尚有多多大少也我此語近於沮溺一流背孔孟之教矣當此時奔逐干進泊天地下皆不屑爲沮溺矣豈知此即皆孔孟耶但囫圇略道之爾輩顧素闇大義明矣何必我口一一詠求運氣當爾若不達觀眞正憋殺幾个讀書求志之人須知志即在讀書中尋之不失爲門庭蕭瑟之風流也

仕之一字絕不可輕言但看古來君臣之際明良喜起唐虞以後可再有幾个無論不得君即得君者中閒忌

嫉讒間能保終始乎若裴晉公之遇唐憲宗亦萬一耳

佛經訓振玉案第三條以下與佛經無涉姑仍其舊

佛經此家迴避不敢讀間讀之先早有个闢異端三字作難與他耳耳戛戛去說不違背處大有直捷妙諦凡此家蒙籠不好問答處彼皆粉碎說出所以教人翻好去尋討當下透徹不騎兩頭馬也爾底根地甚好將來有个大好撒手下落切不可作菩薩隔陰之昏也隨論如何博學辨才却是没用底須向大易老子尋个歸根復命處

後生輩知尺木大士堂戒有人無血色者不得入此條

我教你們又只說个没耳性人不得在我側有血色無
血色人還看得出若没耳性人非久久磨擦不知其人
之有與無也我把句有斤兩話告他他一遍不㲀兩遍
不㲀終年二年以至數十年只管没个省悟左來是那
幾句没長進話只管圪嚼只樣物件真正是肉我顛倒
要拜他為第一希有導師了何以故是我没耳性不受
他點化處我底耳朶太虛了要借他太實耳朶醫我也
好了好了我底耳朶三四月來大聾了又不用他醫了
你們說話須大高聲不然你們又要說我没耳性了也
昔人教詩孔顏樂處此句也是平地圪塔語讀得書久

自有樂處便與孔顏不遠若自自去尋孔顏孔顏與你
个對面不見豈不罔過了日子也賴天地祖宗之澤破
書可讀一切齷齪人事不到眼前心上純資磨去日知
所亡三間小屋之下好不富貴也自愛不自貴自知不
自見聖經賢傳古今載記儘爾游衍誰能禁之
一生爲客不爲主是我少時意見欲爾故凡事頗能倣
屣遺之遂能一生無財帛之累子弟亦須知我此意師
之可省經營煩惱
凡過耳之言觸之驚心者皆吾之道師醫藥即須刻之
於心不可忘之至誠格天當下即應不須歲月

無耳性人不但諷勸者不解卽大駡詈亦不怒只記得
个誰駡我來却不記駡得我是我那一樁短處若於此
有醒駡我者是我大恩人
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己乃
能成物
有志氣無學問至欲用學問時往往被窮始知志氣不
可空抱古今之興亡成敗時事之堅瑕難易思明膽定
而辨才足以指畫前籌始成得一佳士
挺生之人見解定有異於常人非讀書講學之人所可
至者作文作詩講學皆須造語語旨而允乃能傳所謂

言之不文不能行遠也

無至性之人不知哀樂有至性之人哀樂皆傷之有至性之人多妨於道無至性之人又不可入道所以道難

幽獨始有美人澹泊乃見豪傑熱鬧人畢竟俗氣

自貴莫如忍辱忍辱莫如遠人遠人莫如親書

小人不必羣聚但兩人共處即有異常之謀矣可堪一笑

吉凶悔吝四字吉惟一耳無卜筮而知之順動而已

不會要會固難會了要不會尤難也吾幾時得一概不會耶

凡好詆毀人於人無纖毫之損而其奴氣自足惹人賤厭

事體無論大小邪正有同一機局者如隋楊廣之奪宗唐太宗之誘裴寂下而至於李道之欲爲官皆以賭博爲術而其所謀各各不同

君子之名何由成亦多虧不肖者以其下流之行襯起之耳若人人有少廉隅愧悔君子之名何自而歸況居下流而惡皆歸之君子遂爲好做惜乎無知之人不解此旨以不肖自居而以君子送人

十六字格言

己未七月二十日書教兩孫

靜　不可輕舉妄動此全為讀書地街門不輒出

淡　消除世外利欲

遠　去人遠無匪人之比此有二義又要往遠裏看對近字求之

藏　一切小慧不可賣弄

忍　眷屬小嫌外來侮禦讀孟子三自反章自解

樂　此字難講如般樂飲酒非類羣嬉豈可謂樂此字只在閉門讀書裏面讀論語首章自見

默　此字只要謹言古人戒此多有成言矣至于訐直惡口排毀陰隱不止自己不許犯之即聞人言掩耳急走

謙　一切有而不居與驕傲反吾說易謙卦有之

**重** 即君子不重則不威之重氣岸峻嶒不惡而嚴

**審** 大而出處小而應接慮可知難至於日間言行靜夜自審又是一義前是求不失其可後是又改革其非

**勤** 讀書勿怠凡一義一字不知者問人檢籍不可一一且字放在胷中

**儉** 一切飯食衣服不飢不寒足矣若有志即飢寒在身亦不得萌干求之意

**寬** 爲肚皮寬展爲容受地窄則自隘自窄自蹙損性致病

**安** 只是對勉字看勉豈不是好字但不可强不能爲能不知爲知此病中者最多

**蛻** 荀子如蛻之脫君子學問不時變化如蟬蛻殼若得少自錮豈能長進

**歸** 謂有所歸宿不至無所著落即博後之約

偶列此十六字教蓮蘇蓮寶倆令觸目畧有所警戒

籍如此話說不勝記爾輩漸漸讀書尋義自當遇之

魏收枕中篇最周匝不可以人廢言於元魏書中看之

昔人云好學而無常家家似謂專家之家如儒林毛詩孟易之類我不作此解家卽家室之家好學人那得死坐屋底胸懷旣因懷居卑劣聞見遂不寛博故能讀書人亦當如行脚闍黎瓶鉢團杖尋山問水旣堅筋骨亦暢心眼若再遇師友親之取之大勝塞居不瀟灑也底著滯淫本非好事不但圖功名人當戒卽學人亦當知其弊

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

聖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吾嘗三復斯言惄願兩耶
之勤親正人遇之莫覿面失也
明經取青紫此大俗話茍能明經則青紫又何足貴修
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從猶從他之從有也可不有也可
學也祿在其中亦非死話對餒字說則祿猶食有食則
飽故學可作食使充于中聖賢之澤潤益臟腑自然世
間滋味聊復度命何足貪婪者幾本殘書勤謹收拾在
腹中作濟生餱糧眞不虧人也
改之一字是學問人第一精進工夫只是要日日自己
去省察如到晚上把一日所言所行底想想今日那一

句話說得不是了那一件事做得不是了明日便再不說如此話不做如此事了便是漸漸都是向上熟境若今日想明日又犯此等人活一百年也没个長進喫緊底是小底往大裏改短底往長裏改窄底往寬裏改躁底往靜裏改輕底往重裏改虛底往實裏改搖蕩底往堅固裏改齷齪底往光明裏改没耳性底往有耳性裏改如此去讀書行事只有益決無損久久自覺受用

直情徑行四字甚好只是入道使得若是以之家國全使不得所以世上人受許許委曲以此告諸後生非陳萬年告戒之意讀書法古經久自知將四字放在櫛栗

頭爲破魔軍主帥終來用著

老人胷中有篇文賦只是收拾不起來編寫衰可知矣然亦可以不弄此伎倆童心宿業有何不能捨去也

安靜和平老人自圖待終之道不過此四字而已兒孫所以養老者亦惟此四字爲承顏上尊若論文事則儘許發揚蹈厲

疏畧之人動輒失計外來事端不必色勝而心自取也皆色勝而心自取也色極不勝心極不取而見役于人皆失之疏耳古人藏身之固無隙可窺蓋籌之數十年中常變之不期也

文章詩賦最厭底是个嘽字嘽緩也俗語謂行事說話鬆沓不警曰嘽本灘音因禮記嘽以緩之句借用之耳然俗語亦無正聲或用纏字之去聲最有義凡束縛右轉欲緊者曰纏平聲左轉欲鬆者曰纏去聲即如打麪茶先纏平之既纏去之聲是也齒牙口舌手筆丁當振動自然無此病若興會高簡之音不在此例若一篇之中得三兩句警策則精神滿紙矣

楷書不自篆隸八分來卽奴態不足觀矣此意老索卽得看急就大了然所謂篆隸八分不但形相全在運筆轉折活潑處論之俗字全用人力擺列而天機自然之

妙竟以安頓失之按他古篆隸落筆渾不知如何布置若大散亂而終不能代爲整理也寫字不到變化處不見妙然變化亦何可易到不自正入不能變出此中饒有四頭入尾之道復諂不愧而忘人乃可與此但能正入自無婢賤野俗之氣然筆不熟不靈而又忌褻熟則近於褻矣志正體直書法通於射也元陽之射而鍾老竟不知此不褻之道也不可不知

吾八九歲卽臨元常不似少長如黃庭曹娥樂毅論東方讚十三行洛神下及破邪論無所不臨而無一近似者最後寫魯公家廟畧得其支離又溯而臨爭坐頗欲

似之又進而臨蘭亭雖不得其神情漸欲知此技之大
概矣老來不能作小楷然於黃庭日孱其微裁欲下筆
又復千里平水盧某能爲黃庭法最爲步趨之正吾曾
屬臨一扇愛而藏之其後盧以鄉舉從賊爲義兵殺於
薊州其所書扇不知失之何處絕無思憶之時字之不
能深庇人也如此後輩知之

六十年來曾見休寧黃朝聘上珍書札子扇頭極大雅
不俗氣予家曾藏其十八羅漢讚一卷字徑寸餘亦眞
亦行不晉不唐亦不宋元而風韻高邁於今南士習書
者罕有其比然此君實不以書名亦能詩有學問能飲

酒終日夜醞藉可喜老而讀誦不輟復忠厚溫克更無
檄之炎涼市井習蓋前輩人也是楚陳公志寰所學守
檄時得意門人制義之精醇最爲先輩而奴生多笑其
陳予尚記其勿欺也而犯之及柳下惠不卑汚君一段
之藝其體裁在歐陽杲歸有光之間數奇不售老而游
晉陳公適撫晉羈此將年餘去尚擬挾行卷求知與先
居士善辛酉冬復接得一函有七言長歌一章皆不似
今詞場中瞎倒鬼也前庚申至此六十一年矣因其字
留胸中不能忘遂記此
大鹵城中治古文而讀古書者前輩縉紳先生以至諸

生代有其人嘉靖以前尙矣嘉靖以後以余所聞所見
可歷歷數之然皆不欲以自表故少所名稱若至於余
同時先後輩行自制舉業外而兼能用心古學者則尙
美牛先生與其弟子崔季通文皆熟精春秋內外傳及
公羊穀梁者趙鶴汀亦能雜覽多見故其形諸言語皆
不俗俚梁泰雲王君範兩兄同時以時文相摩厲而于
古學亦不廢梁猶以其才力捃摭爲時文用三十歲以
後不得意於場屋始有意專致於斯而死矣惜哉如崑
彝文眞今日跫然之音豈不可喜又妙就直諒之千一
文日夕稽考亦大鹵城四十年來未有之事俗人以此

等閒視之老夫不時感歎者深傷其讀書人少也有所發明願不吝教振玉案觀此條語氣絕非家訓編者誤闌入爲刪正於此

晉中名能書者大前輩無論以予所記而親見其筆者則葉雲谷山人張鳳翼翊彭世隆燿宇三人皆晉府人老諸生則王道行洛南廣文則李溥雲麓此兩人最能眞書一筆一畫端正可敬不知者曰版也宗室則新增抑甫齊梅峻梅雲兄弟二人以畫名兼習書諸生又有郭守謙守訓亦晉府人謙猶正經訓則惡騁矣又宗室梅川專寫米顚而不得顚之原本頗熟而俗甚老宗室有對陽者步趨文待詔字上七八寸者徑欲逼眞此格傳之崔仲升李通兩先生而崔不肯以爲名至今少

年遂多以此爲事然皆不踏實積久稍成狂廓則以爲是矣故無一成就者此實笨事有何巧妙專精下苦久久自近古人矣先伯星履先生臨唐太宗疏爽豪舉以上諸人望之則龍騰鳳舞無所得其端倪也惜乎其子不肖不能收藏於今構一二字不能得矣惜哉梁渠甫先生字全不用古法率性操觚清貞勁瘦字如其詩文如其人品格在倪瓚之上三四倍非人所知別一天地也

字與文不同者字一筆不似古人卽不成字文若爲古人作印板尙得謂之文耶此中機變不可勝道最難與

俗士言

字亦何與人事政復恐其帶奴俗氣若得無奴俗習乃可與論風期日上耳不惟字

蘇讀書已有聞見可語文事矣實亦不必遠求只向蘇問之便有進益我家讀書種子要在爾兩兄弟上責成

凡外事都莫與與之徒亂讀書之意世事精細殺只成得个好俗人我家不要也血氣未定一切喜怒不得任性尤是急務看此加敬無作常言

詩賦你都作將來了可常讀陶先生詩如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眞意欲辯已忘言此中一作此間

然不如中四體誠已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其詩不使才而句句皆高才不見學而無篇非學學極博大此等詩眞足千古須熟讀之吾病至此而猶諄諄與汝言詩者因汝爲詩欲汝爲詩日引月長以續吾家文種故也

如爾得句白鷺朝雲下晴天疏柳中十字高情朗調遂欲登盛唐之席白鷺句更好然一連讀下爲一意不得作對偶格看句偶神通物色近遠老夫每有此撰此撰非至思之結正不必究其來處

吾家自教授翁以來七八代皆讀書解爲文至參議翁著下至吾奉離垢君教不廢此業然大半爲舉業拘係不會專力至三十四五始務博綜亂後無所爲益放言自恣矣爾父秉有異才而我教之最嚴自七八歲以後風期日上至十七八遂閎肆既遭亂患難奔馳實無處無時不讀書作詩淋灕感慨見事風生大有見賊惟多身始輕之膽之識寔横槊才也所爲詩文皆可以年譜之寶吾家異人爾親見其縱筆直書前無强敵之概者于今已矣爾頗有細才亦能爲摩研鈔撮吾家文種全在爾一身承之凡我與爾父所爲文詩無論長章大篇

一言半句爾須收拾無遺為山右傅氏之文獻可也至于爾早承吾與爾父之教亦慧而能文吾數有問爾爾能記憶議論亦有先後切不可自棄殘編手澤窮年探討益當精進自得粗茶淡飯布衣茅屋度日儘可打遣如求田問舍非爾之才即當安命安分不可妄想人無百年不死之人所留在天地間可以增光岳之氣表五行之靈者只此文章耳念之念之蒼頭小廝供薪水之勞者一人足也覩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吾願爾為此等人也爾頗好酒切不可濫醉內而生病外而取辱關係不小記之記之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

爾解此意便再無向爾譊謢者吾自此絕筆可也

爾兩人皆能讀書蘇志高心細而氣脆教之使純氣質

頗疏快而傲慢處多當教之使知禮諳諳言之皆以隱

德爲家法勢利富貴不可毫髮根於心老到了自知吾

言

訓之前後不可考順庵本後數條作甲子夏書

示蓮蘇兩孫皆能讀書前有再訓二字彝記

霜紅龕集卷二十五

# 霜紅龕集卷二十六

陽曲傅山青主

## 雜文

### 失笑辭一

信手寫出極知潄拙老人野性正得潦倒阿堵中

天地幻無而有有人人幻無而有有文跌空亭而失笑哇鏖糟之奴論何可之之自詡衍祕訣于韓門忽撟首乎高樹攬青霄之片雲巖巒樓閣華鬘輪囷爰詢屏繄誰爲繽紛且道此雲爲邱索墳典之雲耶抑先秦兩漢

之雲耶蓋太虛無印版而靈蘧有才情時非先秦兩漢矣雲實無異于兩漢先秦時非典墳邱索矣文不全乖于邱索典墳氤氳變化無古無今無摸擬之天使圖彩本于皇神何物主氣也何物主理也何物炤應也何物法度也卽如答難偶成解嘲繼起賓戲釋疑之類亦復焉底若以陳思七啟為有所本則枚生之發可謂無所師承不知妄作而已奴評婢識噂沓滿紙嗚呼奇書奧牒盡灰秦燄卽左氏春秋不為宋儒尹焞之所焚亦幸矣崢嶸乎寥落哉軒昂懿濞之高才之為文也其如黃河之水天上來受萬川而澎湃挾太灝之風雷虬龍乎

手鴻鵠其眼虛空以爲識廣漢以爲膽不憚震人使之
聾豈復窐窔睰以變赤曇綦雯瀰漫霄漢染人丹青不
覺其黯獅筋霹靂象弦皆斷此其倜儻豪雄之槪也至
于風流駘僾波瀾小溢分支別派或出而復入或歧而
他會亦有希微瀠濔沙沉澤匯邁長往而不顧乍迴復
以縈帶漢之潛也江之沱也瀆于汝也洵于過也筆舞
漣猗蟬蜓侘傺意之縹緲妙不多也是義也惟太史公
書中往往遇之唐宋以來諶杵邊幅唱歎之微痳不吪
矣若夫思極而濬沒焉如遯尋莫測其所之俄展轉而
流映微彰鄭重一篇之中三致意者蓋忠孝瓌偉之士

高深無徑感時翫物抑揚至性猶沉水之三見三伏不覺其吐不覺其吞者也烏飛準繩向背縱橫讀充不變頓挫反經唐林曰下疑有缺悞是所以之秦似迷復而明從憑臆獨往特達甹夆可以風雲月霧亦可以處女脫兔方楊柳而芙蓉忽鷹揚而虎怒靡綺者嫌其判僋拘腐者不知其所趨步一線漂蓬嬞然於中孤情稠遂遠扴西東勁不可撓撓之不濁糅不可渾渾之不淸殆如河濟旣入于海乖巒隔夷回互萬里而直造乎仙檻大遂者耶投筆盧胡伐塚無珠文章滿世黼黻臺輿安取得鮉父之魚已老子之歐歈

失笑二

鬱單無量無梯而攬厥輝剛維無色無縆而繙厥肥是可以髣髴文心之極高極深縹緲洞幽不可得而方物之微也其間峙流光彩飛走花樹雲霞變幻風雨晦冥何莫非供給經緯之林繚繞贈答之機高才之人固不必徧及而有其及之輒生動而欲飛乃有拘士掉謦故紙擬之而爲言有本以爲期是亦窮琱鏤之工亦爛組織之斐有識者視之如以金玉錦繡厚賵璲乎枯胔葢徒敦篤其已能而不知其文之夭死也譬諸肖影之工師傳分寸之形無慮帝王卿士以至於方外之羽客僧

迦袞冕黼黻方襟披風亦各具厥莊嚴金碧駢羅而不
騰之色無神之眼相去不遠帖紙不叱强而指之曰此
爲誰何若其卦招於市者初非肖其誰何仍以爲不知
誰何之人追形容於登遐有魄無魂不中瞖消此無他
以其心手之際近尸氣者多也藝文古志奇侅浩汗名
存義祕學士慨歎今之昭迴雲日左國史漢而已才人
遠攬神精冰炭胖蠁香光芍藥就將殆焚書之所謂異
孰不知乎其所以醞釀絪縕乎其儲也蓬輪乎其與也
縱橫乎其扈也鼓吹乎其治也文章禮法之士郎而尋
之左國史漢風影逋也馮至思以結撰者泠然而輕舉

臆武仲之賦舞亂何爲乎在焉拚同於其所極妙不覺
夫遷化本居鷰而鴿驚俄王艮而造父非焉也其人也
何若忘也其神也乃可以讀書乃可以論文也推車蝉
匷貢無垠也谷虛塊噫風不陳也
俄又笑夫讀菟園賦者以不見刺譏於梁王遂疑其出
於臯而非乘蓋本班書謂其俳倡然傳亦云衞夫人爲
皇后曾奉賦誡令終但以其文不傳總歸之以詆甚謾
戲之名自勸百諷一之言著儒者執之以論爲詩賦之
經究其疾之甚也不但諷一勸百不中其潰洸須極其
訐謫徵色聲於千百世之下乃始以爲文章嗚呼文章

必如此而後快愉宋獨猴面辱義雲雄根之詩不更勝於千首之經緯宮商耶故紫陽效陳子昂者取史策磯事盡力揚播蓋儒習也工部之不自誅褒妹豈阿諂於本朝何飾非以寶假至於八哀歎舊懷賢詮次不暇淋漓鄭重欲罷不能石林老乃以晉魏之前無過十韻評彈芥蔕擬刪削而求愜詩之篇章果短精粹而長土苴乎抑若桑柔居然在雅以閟宮輕淸廟先師何不嫌其蘿莎羃無塗抹大抵詩文之妙至於窮理明道諸老先生似可以不勞講究亦不失擁皐比之尊崇受門牆之掃洒豈不又省其玩物喪志放心野馬孔顏樂處靜盌

陶冶何必欲與風人爲萋菲向文苑置侈哆如招魂奇肆前無所承湛湛江水上有楓目極千里傷春心風流淡蕩情無窮不見所謂靈囿靈臺曲終奏雅邀之三王而與夫禮樂日中道德仁義之柴遂熒大塊小沼平澹亟與景差頓如直贏穆穆登降台階黠哉景大夫能於千百世之前逢迎千百世之後誠意正心之賢令頤解而發哈濡豔宋玉罔念終狂可謂徑情而拙媒遂不能與差同爲聖賢之儕矣奈何哉唐林曰此章疑有闕誤

題矜隻亭

隻貞隻矜誰矜一个雪峯有高興惹教俗物白眼瞠莫

管他只管撐拏出巧思雲梯手天心月脇儘縱橫

醫藥論畧

藥性大綱莫過於精讀經錄及歷代以來續入本草至於用藥之微又向本草中會通性氣味走注關鍵之妙猶輪扁之斲不可與人言也吾每推求後代名醫認藥之性氣味及用藥之法皆各自有一話說有使此藥貫者有使彼藥貫者從其貫者偏任之偏表見之豈無合者豈無未全合者豈無乘者豈無不大乘者亦多坐有傳會自將之弊不可不知其說亦不可盡倚其說且一藥而名醫爭論往往矛盾故凡歪好胡混文章子從他

妄行不過出醜惹笑若醫藥之道偶爾撞著一遭即得意以爲聖人復出不易吾言留其說於人間爲害不小處一得意之方亦須一味味千錘百鍊文章自古難得失寸心知此道亦爾鹵莽應接正非醫王救濟本旨奴人害奴病自有奴醫與奴藥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醫與胡藥正經者不能治妙人害妙病自有妙醫與妙藥粗俗者不能治奴胡二種人無貴賤妙人不可多得定在慧業中投藥者亦須在慧業中求之若但莽問之雜愚醫工安得其竅故治病多不救者非但藥之不對亦多屬病者醫者之人有天淵之隔也何

也以高爽之醫治奴人奴人不許以正經之醫治胡人胡人不許所謂不許治者不治也吾於此經旨最有先事之驗

贈鄭盜遠字說

古人之言曰字以表德又曰甫者男子之美稱故於冠時郎錫以嘉名輔以表字然古樸而今文古藏而今露折衷於古今之向而可以知表德之用矣吾友鄭君以字之不文也同人爲字之曰盜遠盜之與安人皆知之若夫鄭君之雅志遠懷人不知也武侯之言曰盜靜足以致遠是可以字吾友矣

贈太原段孔佳

書生段增聰慧人也偶來搨帖安詳連忭日益精進即此喻之亦學問事不可以技觀也字畫淺者即爲墨深者即不費兌那而真朗深似好字矣然深亦須深之正經不則險陷不可謂正經也學問之妙莫過於深故曰極深研幾若臨深之深則宵人矣即時文小技亦曰深入而淺出之增既學時文猶當深求之無爲臭烟煤刷却白心也

閒過元仲任復亨字元仲平定人

閒過元仲門庭蕭索㲪㲪金石聲流戶外元仲善琴豈

琴耶聲時小斷彈到無聲處耶然不成操披帷則顧戲斤撫老夫所書石上時午矣問食乎笑曰無米饑乎曰好此亦不甚饑也老夫笑曰此四口中以觸代段者也昔人云心嬾手閒治迂事鐫字迂矣而忍饑鐫字迂之迂也或有人復迂其迂為任生之升斗監河侯俾斤戲稍勁少為老夫劣書揩抹菜色何如此時任公子亦且無暇計鉤大魚也

不寐寱語

舊家子弟落魄無俚忽而為輿儓皁隸口中伺喃喃作有所不屑聲皆假話也不想卽其豫之鳴矣一心向往

於所仁義蓼菽依護此即食食死事之道不待學問而安之若命充是心也亦人之君子矣賢者未免芥蔕或過責之貢迂見也人生一遇合耳當其所遇豈暇問其可否凶獰之狗見人野咽則賓賓然伺於其傍必不蒙一噛咬之念以其人之能食我也故論人者當如此蒙求之安往而不得安分知義之人故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此有來言以狗望人則賢者更無數可知者矣明於理義而陋於知人心若能爾知心自然是一大乘佛子萬八四千郵裏容得住也豈不快活如所教住金剛了義命之矣動不爲利不賤門隸方內外之聖莫不然

徧心之刺芥子著不得況須彌哉卅餘年所見所聞實
實如此老夫始知今是昨非逃斯詢厲一切腐敗不化
所謂一受來形不亡待盡人謂之不死定益者也與物
化者一不化者也斯不化也是而非耶好耶賴耶順受
以終益知諸來之業當爾多多少少師友耳提面命不
知取之不知覩之悲哉

讀南華經

莊子為書雖恢詭佚宕於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
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鬼神變幻要自不可闕古今文
士每奇之顧其字面自是周末時語非復後世所能悉

曉

讀逍遙遊之人自然是以大鵬自勉斷斷不屑作蜩與鷽鳩爲榆枋間快活矣一切世間榮華富貴那能看到眼裏所以說金屑雖貴著之眼中何異砂石奴俗齷齪意見不知不覺打掃乾淨莫說看今人不上眼即看古人上眼者有幾个

讀管子

吾以管子莊子列子楞嚴唯識毗婆諸論約畧參同並知所謂儒者之不濟事也釋氏說斷滅處敢說个不斷滅若儒家似專專斷滅處做工夫却實實不能斷滅世

路莫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如此指摘何等嚴毅學者概因一个怕字要遠他所以士大夫不無手鬆脚脫時若但能平常淡淡看去鬼不向人不怕處作祟也

雲笈九卷釋太上上皇民籍定眞玉籙

父母鞠養辛苦劬勞而我長成學術不深無奇方異法令父母長生不死同得神仙此期未克供養又虧爲此慙愧不離心中云云此中尙有四媿獨此條仁惻動心山未讀雲笈時每作此念儻得一種服食草木可以延年先奉老親而今已矣而今已矣不謂道經先樹此義

霜紅龕集卷二十八

霜紅龕集卷二十七

陽曲傅山青主

雜著一

雲臺二十八將讚

鄧禹太傅高密侯

中興元佐南陽鄧禹二十四歲封侯祚士夫可不謂英特振古分麾選禆獨爾不武河東畧定入關氣沮栒邑損威宜陽還馬何乃二十七歲居其下盡白衣聖作先萬物覩杖策渡河業啟高祖訏謀知人辰告彪虎是以眞人帷幄獨許大顧不責其缺斯破斧猗與節義輿朝

天秩敦五雲臺首功至孝其母

馬成　中山太守全椒侯

守郟弃官步追河北揚武擊舒溝壘困逼武都西平常山屯積障塞代勞烽堠四斥武揆無功全椒歸國

吳漢　大司馬廣平侯

忘命漁陽不屑米鹽龍媒奇貨儒生爲誰望而見之一檄還播于是苗曾不備謝躬不防幽鄴兩墮質直少文之人顧如是邪所以鄧公知之稱其勇鷙諸將莫過單鋒所臨如撢水鄴西河內南陽黃郵及五樓銅馬五幡衆矣莫不應手而破廣樂不利千里一蹶傷䣛以卧椎

牛饗士褒創而起長驅爭鬬蘇茂周建奔走而睢陽隨
禍再追五校於箕山淸河長直平原五里皆不遺餘力
獨于鬲縣收守長而謝五姓又以不戰下之亦何頓挫
隴上少衄郡甲不遺貪攻之錯鬨關鬭叢豈不終奏厥
功當其輕去廣都京北江南與劉尙分營幾敗乃公之
祚迄今觀攙讓勑遙遙觀火然後知亶聰明爲中興元
后眞人一个

王梁河南升阜城侯

狐奴守令廣阿從龍關守天井帝曰梁功便宜違命借
才維宗赤眉五校終奏膚庸肥孜獨拔謟棄杜同水利

非長轂渠費工

賈復　左將軍膠東侯

好學賈生羽山樹纛策于漢中河北持牘破而後食勇見擊犢敵輕五校眞定創篤强酈有丹慨往季服帝念深入方面重屬帝欲偃戈儒學敦復

陳俊　瑯琊太守祝阿侯

陳俊之來亦自劉嘉前賊㓸壁五校無家四縣三城枯振朽拉金門白馬武陽亦麽太山大郡連兵實多非俊莫定吳公不誇步叛不知俊在瑯琊

耿弇　建威大將軍好畤侯

北道主人連率部弁說況發騎眼明才覃慮意憮憮阿來冉冉溫明首策慫恿非口元氏安次軍鋒烈啖無終土垠赤幟睒睒弘降岑道望都營皋富平獲索不足當掩平齊料奇荀粲豈覬有志竟成大言不忝唐林曰皋傾覆也皋皋之譌皋貶本字

杜茂驃騎大將軍參蘧侯

中堅從征苦陘侯於三郡降獲五校多渠晉陽廣武屯田備胡敗入樓煩轉車運驢斷緤縱殺脩削改遽

寇恂執金吾雍奴侯

上谷功曹中興之俊刼使復況漁陽約奮河內得守洛

陽大震鞏車驪駕咸比蕭運賈卒殺人戮之以狗賈也悻悻決疑報忿視賈如廉自居以藺第一之招又復不巽皇甫遽斬膽落高峻

傅俊 積弩將軍昆陽侯

遥遥巖裔亭長迎軍京密能破邯鄲遊奔協岑破秦維揚侯旬言念弟族昆陽孤身

岑彭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

惜哉首破荆門長驅武陽公孫大驚是何神也無習步騎成都也移軍栒邑一著爭先行巡不意而北地諸豪咸畔隗來歸者逸勢殊也自此進義渠也降青山胡也

賈覽瞿也萸𨄈日逐斯也上郡安定循來歙也行守天水攻落門未拔嗚呼將軍痡也史稱其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是何儒也道人曰功名之際爭變不測防微杜漸之道顧不當如此甚深慮而遠圖邪妙哉乎最初勸帝結納曹詡父子肯綮中虛遂得龍飛河北尤二十八將之功之所無也

王霸 上谷太守淮陽侯

不樂吏職西學長安獨識眞人永從不還滹沱神冰一言爲堅知兵愛士獨任有桓不救捕虜乘弊覘覦拮据上谷二十餘年

朱祐　建義大將軍鬲侯

護軍親幸相表日角請陽見獲降鄧復託黎邱惡言儒學方略定城遺功辭鬲不諾主人輟講白蜜合藥

任光　信都太守阿陵侯

誰殺任光光祿止之阿陵當侯誰能死之堅守信都尉令以之孤城待帝帝來喜之頭力有兵帝欲倚之光曰不可募慾使之作檄權辭力頭侈之堂陽夜短天聲起之挪鄲能拔信都始之

祭遵　征虜將軍潁陽侯

富家孝儉結客殺吏柔而不撓舍中兒治口弩流血相

華鑾敝滿豐二張識壐不濟上隴功成黃門樂沸從戎

雅歌博士請謚

李忠 豫章太守中水侯

好禮李忠新博屬長更始都尉眞人向往攻屬無掠驪

繡獨賞寵弟從軍殺之寶莽不敢內顧豈不壯慷毋也

李全於天有戕丹陽乃又汲汲禮講

景丹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

李調副貳丹因況成北州大將來共功名突騎追奔嶽

殤從橫錦衣歸鄉侯卽櫟陽壯士病瘧弘農起强

萬修 右將軍槐里侯

槐里誰侯萬修君游功令信都任李佐猶邯鄲與破南陽早休豈不賫志實命不由

蓋延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

虎牙蓋延漁陽護軍睢陽再克是爲厥勳苟非天命永亦王孫龐萌叵測破舟壞津油然沛廟心傷漢臣

邳彤　太常靈壽侯

信都邳彤豈非莽之和成卒正眞人來止不再瞻顧舉城以應薊還失軍雖得二郡西還不競歌吟思漢幾不終日二郡足令煌煌雲臺功豈在多一言決勝靈壽錫爵親屬在焉無乃天幸

銚期 衛尉安成侯

八尺二寸潁川一異眞人用眞召以志義誰閉薊門一

蹕辟易攝憤誠郎河北高說降馬逸犢安成一位威信

在鄴李熊失弟

劉植 驍騎將軍昌成侯

昌成劉植兄弟義力說揚何辭揚乃肯抑漆里擊銌邯

鄲平克郎封昌成開門之德

耿純 東郡太守東光侯

鉅鹿大姓爰有耿純說軼受節有志風雲邯鄲一謁宗

族廬焚鄗中憚折射犬賊奔膺揚靜致兵馬無聞四歲

東郡民靖厥文九千歸化再來耿君

藏宮城門校尉朗陵侯

投身下江雲龍便假沮酈協祭獨狗江夏梁濟不難荆門荆門之事一任征南帝灼臣也鄧讓守文一書詒之七郡乃心金蘭誰知會風雲也先此下隴殿拒東歸子弟生全勇之仁也伐木開道直圖黎邛三年九萬零丁秦也毋質前隊豈念其爲長秋起居太夫人也嗚呼岑君伯升寶存留以報弟朱鮪不論雖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兄弟之仇不反兵又胡以云也

堅鐔左曹合肥侯

主簿偏將大搶無壘間得洛東武庫降鮪走董拒鄧蔬菜不餒三創全衆合肥報美

馮異 征西大將軍夏陽侯

大樹將軍方以郡掾監五縣拒漢兵時其無可奈何乎及獲於巾車乃曰一夫之用不足爲强弱老母在焉請歸據五城以報豈不學無術之夫初破鐵脛降關頓偏將軍之餘耳書詒李軼軼不爭鋒乃得北攻天井南下成皐以東而聖人以毒故露軼書見刺於朱何不顧將軍之於義辜也三輔擾亂若非將軍始雖垂翅回溪終能奮翼黽池不幾乎蘼傞乎司徒關中至陳倉割據者

十有二枝雖皆非勁敵維時道路隔絕黃金一斤易豆五升美哉乎上林之力寡鋸限轉車駱越弭野涪上平曲降平虜瓦矯制取濟七百其馬延褫元降恢首折也高會吳公成都城下伊吾有志黃石詔郵

馬武 捕虜將軍陽虛侯

緣林子張更始侍郎眞人叢臺漁谷許將勞饗酌前殿後廣陽成楚別下桃城走龐精騎下隴甲戟孔揚浩聲挑川美敗敗羌嗜酒闊達縱樂御旁

劉隆 驃騎將軍愼侯

是爲舉義劉禮之子雲臺四七宗臣一耳射犬拔龍禍

及妻子平舒守南軍印解止史牘有書坐徵鑿理中興
不私帝治如此交趾副動侯愼愼矢

歷代名臣像贊

王右軍

羲之字逸少系郎邪年十三見周顗奇之郄鑒遣門生
問壻從父導導令偏觀子弟子弟聞之皆矜持羲之獨
於東床坦腹食如不聞郄以女妻之起家秘書郎參庾
亮征西軍遷長史召侍中吏部尙書不就受護國將軍
辭頃受護軍以爲右軍將軍內史與王述不能會述爲
揚州恥屬述稱病歸誓墓不出放情山水間先未受會

稽時詒書殷浩請使關蜀巴隴宣天子威德不遂所志既與浩及謝公安論征伐賦役事亹亹君國蓋有晉忠孝名賢也而至今徒以書法傳

陶靖節

陶淵明字元亮侃曾孫高才嗜酒薄令彭澤賦歸去來晉亡以先世功勳大臣恥復事人更名潛著文示志卒澹蕩而情集有夷齊箕子贊詠荊卿詩也

文中子

仇璋曰顙頯如也𩑈而亢日燦如也激而不瞬口敦如也闕而不張鳳頸龜背須垂至腰參如也他可不論惟

須不可以短誑爲長此影大不然何也
杜淹作通世家開皇四年之疑當作子始生既又曰開皇九
年文中子十歲以始生四年推之是年甲辰以九年十
歲則生當屬周靖帝大象二年庚子矣元經隋大業十
二年係以李淵義盜元年子於是年卒歲在丁丑注云
卅八歲與庚子合乃關朗事中亦曰開皇四年生文中
子先丙午二載爾然則通卒年卅四歲耳注入字譌矣
世家九年十歲亦與四年始生之言爽

虞文懿公

餘姚人字伯施仕唐終弘文館學士先封永興縣公太

宗稱其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詞五書翰

魏鄭公

徵對二郎曰守成難二郎亦曰貞觀以前從定天下間關草昧玄齡也貞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爲國家長利徵而已史稱貌不過中人有志膽不言其如老嫗也漢蔡嫗真嫗唐鄭嫗獨倔强勝似男子者然自今觀之亘古怪矣隋亂詭爲道士旣而事密事建德又事建成乃始至二郎擇木而棲鳥何容易世多稱其十漸然複而繁顧不如姚崇之先相而白三郎之十事也

杜文懿公

隋高孝基稱如晦曰君當爲棟梁用願保令德補滏陽尉棄去入唐而參秦王府軍房公以王佐稱於二郎留府從戎每議事房始謀而公決之共房理政爲吏部領選賢不肖皆得職至今房杜並稱也

房文昭公

玄齡字喬臨淄人李二郎徇渭北杖策謁軍門行佐建成變功第一爲宰相幾廿年史稱夙夜勤彊任公竭節是非難無媢忌聞人善若已有之斯難矣朱衣山曰公於開皇混一時卽謂堅無功德周近親妄誅殺攘神器其亡可跂須之也爲興唐名輔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李衛公

史稱藥師姿貌魁秀又嘗所云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乃今遺相不無腐氣何耶其大功則江陵丹陽突厥吐谷渾皆是也龍門稱之曰惠而斷矣世多豔稱小說家記與張美人偕入太原遇虯髯客事道學先生多不言之以其從游文中也而告西嶽碑版雄傑駭人顧至今在也文中若見之其謂之何以其言與行求之相之腐非眞的也以告變而幾死於李淵老傭者再天下事無二郎時何不可何不可英雄無命往往然可嘆哉然二郎救藥師得救文靜不得老傭

仗兒子爲皇帝私氣不除殊悵人腸矣

狄梁公

梁公吾太原人至今城南狄村傳公故里公忠勳在有唐多微用而宋祁新書殊略不錄乃知舊書之不可廢也公薨五年而五龍夾日之功成使公若在武三思安所貽慼於桓彥範柬之五王哉裴炎廢中宗吾終不以爲非公眘眘復廬陵豈不知其不足與有爲者要之正名而已爲唐不爲中宗矣既爲唐矣焉得不爲中宗耶當時若有告公者曰中宗既廢矣再生立之亦無補於有唐還之宮中徑立相王爲天子使以帝兄終天年武

韋之禍不弭而靖公能行之否耶公定不允然公在三思無生理無用是也若以此事告五王五王且以爲反矣𣸸此事至今惟可語公

陸宣公

宣公之言亹亹於德宗顧未用十之二三然不死亦幸矣至如竇參吳通元交構時德宗又何其明矣終不能不移於裴延齡而陽城之諫僅得貶忠州卒死於貶所且道以推誠爲致禍之由之主而能容一數諫之臣哉至今言奏議則尊宣公亦以其言之不甚取人主震怒耳以孝經賜於公異廢棄終身公異之孝與否不可知

而其事出自公不謂之傷德耶其間德宗喜公異露布之語而銜之果爾是何心哉若其因李懷光之言而卽雄強之使不得有辭於李西平之移屯吾於宣公生平以此一節爲有用之才

韓文公

北斗泰山起衰八代人無間然知公彬以文論諸道兵不堪用佐晉公時入汴說韓弘協力延湊之變慨然入鎭數語動悍藩復使命可僅目以文章士乎膚論之士輒與楊雄並稱殊非倫郎公亦每稱雄何也世之人不知文章生於氣節見名雕蟲者多敗行至以爲文行爲

兩不知彼其之所謂文非其文也

白文公

僑黃之人讀昌黎文公之文而想見其人巖巖毅毅之不可奪也讀晉陽文公之文而未嘗想其爲巖巖毅毅不可奪之人也而其爭河東王鍔之加平章諫吐突承璀之監軍奇氣危言未遜韓先生也河朔再亂言兵多將衆費侈無功請澤潞魏博定滄四節度各出兵三千隸光顏還晉公招討使悉太原兵西壓境乘隙趨利又何其精於談兵制勝似韓先生之論取淮蔡也然性頗似淡於韓故得以優游香山醉吟而物化

裴晉公

公被傷時騶王義護之斷手而公得墮溝中誦公艄䑐之功義何忠也救晉公義亦當傳況公若胡生之䑶三酌而鐵槃橫於鄰上吾爲公敬之快之嘗不忘

朱衣道士崖略亂晉公五十三歲而相於元和十年已末一相而淮蔡平即用其策禽師道立穆公則用寢疏故不得奏顯功史臣能言之矣七十六歲以功名終謚文忠身關有唐安危廿年賴郭令公是不可無年譜前相五年而爲員外郎知制誥已四十九歲矣史稱擢進士於貞元初其時當不及廿五六歲中頗歷官未知龍

鍾相戲之異在何時傳云貌纔中人皆類語可笑憶龍
鍾之語其相定有異於常人者乃今髩鬚面深紫色舒
額遠如龍齒雙燦唇外頭骨魁嶔岑紗帽中帽乃巉而
前如不宜於頭者奇古無倫俗客醜之

霜紅龕集卷二十七

# 霜紅龕集卷二十八

陽曲傅山青主

## 雜著二

### 傳史

鈔史中諸傳成編有所可否輒略論之蓋甲申以後事也其義則曰他姓吾且不暇論聊論諸傳傳吾宗也不敢以厥宗有私好惡焉猶言法近始也遺之後昆倘有讀書識字者讀之可以出可以處矣耳君子之於天下出處其大者也是曰傳之家治可也然所鈔人若於中否者無論卽可者亦未盡爲吾意中人夫意中之人云

何可言忠孝節義經術文章功名智勇載籍備之矣人惟其才才惟其遇故有幸而無所遇有幸而有所遇有幸而有大遇有不幸而無所遇有不幸而有所遇有不幸而有大遇幸而無所遇者太平之民一身易善也幸而有所遇一官之知易效也幸而有所大遇登庸熙載天工惟寅也不幸而無所遇龍蛇之蟄存身之教而已矣不幸而有所遇反經合道閒關撥亂毋淪胥以溺岌岌乎難哉其旦暮遇之也不幸而有所大遇則非人遇之天遇之也天遇之者如無所逃不得已而承之如何言之也聖人之言曰先天弗違後天奉時渾淪如有未

蓋言非未盡言聖人不謂後世之偽遇於天者如此其日奴也如此其日鄙也蕩奴鄙而光大神明之天實需才才不易生家有其治治有其學學篤其才唯天命之故說之遇高宗亦天也吾師莊先生之言曰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說星精也天尚小遇之耳天欲中興商故小遇說鈔始說命誌傳之始自天也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傅山曰傅氏或曰本姬姓之後古有大繇出自黃帝封於傅邑因爲氏又曰夏封之虞虢之閒商時有傅氏居巖旁號傅巖武丁得說于此又曰武丁既得說始以其傅巖姓之是有顛軨阪即說板築之所今屬陝州河北是有傅說之祠古北虞也地多傅姓自是凡傅皆祖說或曰傅本陶唐氏後陶唐氏亦姬姓也周惠王十三年神降莘內史過請使太宰以祝史率貍姓奉犧牲玉帛往獻焉太宰乃帥傅氏以往傅氏貍姓也實丹朱之後晉有傅餘頒者撰複姓錄亦云傅餘本出自說由是言之傅宗之非一也漢功臣表有貰齊侯合傅胡害以越

將從破羽不知其姓所從來後亦不再有複姓合傳者
左傳二傳
傳瑕
傳俊
傳山曰春秋僅二傳瑕亂人矣俊殆深士齊侯伐衞傳
摯右申驅者則申鮮虞之子也俊後二百五十餘年六
國趙孝成王時有武垣令傳豹又後二十年有趙將傳
抵皆無大事蹟
西漢諸傳
傳寛

傅介子

傅喜

傅道人曰陽陵漢初十八侯之一際會風雲因利靈金弧矢不虛自一時矣今世多知義陽以刺樓蘭一節以山論之其先斬匈奴使于龜茲有名刺樓蘭乃詐局不無損漢威德不如裴行儉矣然終定龜茲不致亂無亦權略勝哉高武守道不阿竟一儒者嗚呼外戚中乃有

推游

東漢諸傅

傅俊

傅毅

傅山曰毅與班固齊名俱在竇憲幕固竟以漢書炳日星毅遂遠遜光焰抑早卒故也今所行詩賦箴銘亦寥寥去固遠甚毋亦其才遜然然固終以怙憲勢死爲今古文人之戒而毅亦以先卒無敗名三復廸志當僅悲于固至于毅誄齊王絕不似誄伯升後者山則肅之矣

傅育

傅山曰育之在武威食祿數十年秩俸盡贍給知友妻子不免操井臼肅宗下詔追褒之封其子毅爲明進侯七百戶毅與武仲同名是東漢同時有兩傅毅也

傳燮

傳道人曰南容事君之義吾無間然蓋兩漢傳氏第一流人子幹年十三郎知爲率勵義徒輔有道以濟天下之言豈不謂奇俊謂終當有出人意表事惜乎卒不出老瞞籠絡使我不大快我其禍哉然有公論可喜玄德取蜀時趙戩謂玄德拙于用兵殆不濟幹曰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爲之相關張勇而有義皆萬人敵而爲之將以備之略三傑佑之何爲不濟此皆當時蔽于瞞者所不能言吾故取之仍許其爲漢人附燮後　燮不僅死封疆士早能不畏

權閹抗疏嗚趙忠卒不肯屈意以要私賞名節先之矣是尤爲東漢名流夫東漢閹豎之禍亦云棘矣乃傅氏復有汝南公明不屑妻唐衡之女公明公明又何人豈不加於文若一等

三國諸傅

傅嘏

傅巽

傅彤

傅士仁

傅嬰

傅道人曰不問蘭石所仕何時何人而但觀其行事豈不居然名臣公悌有瓌瑋博達知人名亦由當時奴人習尊老瞞而先勸劉琮降之遂博此稱操征荆州時尙奉共主命猶可言也瞞死而脅脅勸進奴態不盡乃有形僉僉堂堂橋梓事得其地死得其義哀哉盛乎故有形僉父子徽士仁降奴無論報巽莫非罪人也嬰雖因婦人徐氏成事而知義有膽亦傅氏佳人也貧道愛之

晉諸傅

傅玄

傅咸

傅祗

傅宣

傅暢　暢亦能文藝文載雉賦

傅道士曰休奕父子皆以建論著于本朝皆爲司隸校尉而性亦剛直相肖自是傅氏有風骨人獨長虞當昏惠時先後輔政則楊駿司馬亮亦能容之可異也然其父子自盡亦盡乎是子莊漫爲趙王倫侍中而孟津主盟徵兵四方勃然而起復有生氣惜乎老悴無所建立賫誠以死若休奕父子以彼剛貞有一當此則遂當有成耶是不然其剛腸疾惡自是糾繩之才用兵非所長

可知暢遂甘心臣石虜置乃翁臨終之書不省豈故以爲亂命哉且無論其不臣而不子極矣有晉之傳寥寥如此而珍以博士爭齊王攸之就國當時亦以爲難純以博士議廟祀謂惠懷愍當別立廟有見議司馬越招魂葬事無甚關係乃有傳詢爲劉元海之黃門侍郎傳武爲劉曜討虜曜敗汾東而以其馬授曜曜免傳彪爲石勒中大夫撰大將軍起居注不諳世里皆齷齪苟圖入皆惡其姓傳記之辱筆欲後世知其辱也正不得不記又薄幸有西涼之傳穎爲張駿假道於蜀通表晉京會李特難之不果其短於詞令不待言然名在張涼庶

幾亦非敗類知至至之無小

南宋諸傳

傳亮

傳弘之

傳道人曰弘之少何豪直殺鎮惡一節則奴當死若鎮惡不死佛佛亦不猖獗王修但殺田子而不殺弘之乃令佛佛殺之天也崔浩聞之喜可知矣

晉書曰暢子詠歸晉南史宋書曰洪晉書南史曰歆之殺石殺　宋書曰韶

傳隆

傳道人曰伯祚蓋元嘉中通儒大明時議安陸王所生
母廟祭事則有博士傳郁郁經生也

傳乾愛

傳道士曰乾愛始終宋人

傳靈越

傳道人曰靈越既得見母又毒殺乾愛而南歸之事畢
矣故無所不可然既魏矣以其母之在宋也不忍不宋
吾從而宋之予其子而已矣

南齊傳

傳琰

傅道人曰僧佑於凶劭時令山陰劭以爲徐湛之黨見害宋別有冀州治中傳琰淸河人靈越之叔與季珪同名

梁諸傅

傅昭

傅映

傅山曰茂遠兄弟班白友睦深傷余情先兄見棄後余感而修性史一書卽取徽遠迎老兄一事附之末嘗不下心淚若夫兄弟皆歷宋齊梁三代當時人士習之矣

傅岐

傅山曰蕭梁三傳獨景平最有用人其料貞陽之款以疑侯景可謂智士南史傳歧之言曰侯景以窮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甯肯束手受縶然知于料齊而不知于制景

陳

傅縡

傅子曰學佛法者類怕死於諸事模棱禮拜而已官事獄中之書正其論中所謂直心行之無所忌憚無所包藏若奴人視之憫不畏死矣近日黃元公既僧矣强起而官之知其僧也欲放之使去元公罵之致殺奴人曰

墮落也

傅子曰頎佛子䄂處矣是難言是難言宜事之死豈足擬元公旣隨孫瑒陳矣然亦元公所不廢終心口如一不委曲貪生可取也

北魏諸傅

傅永

傅脩山曰永蓋本宋人也卒元魏熙平之元年八十有三計之是生於宋文帝十一年之甲戌魏皇興以來三十有三歲矣以功名著北五十年而前三十年之在南也何所爲哉記稱年二十餘始發憤涉獵經史其未發

犢時正丁元嘉元嘉於南稱盛時豈獨以拳勇廢南朝何嘗不用拳勇也及參道固軍敗而遂乃心北經史虛矣且曰慕杜預王肅夫征南本非吳人肅抱父兄之恨不得已而爲楚胥其情事豈人人可得擬哉即曰士君子向背亦惟治亂當時南北反復人習其常宋元嘉後曰亂而魏太和實稱大治人無志意已耳少有志意不必讀書心匪石也禹歎何人乃知江南蕭衍老公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每論此等事勢正令人益敬有宋李顯忠父子

傳豎眼

傅道人曰豎眼爲魏盡力於蜀頗鞠躬閒關也以當時世界論之敬紹圖據南鄭有何不可惜非其才且與妾兄圖之宜其敗也從來有大志舉事斷無與妻妾兄弟共事者其事不成豎眼恥之至死勢也若其有成則豎眼之功名亦老奴耳

北齊

傅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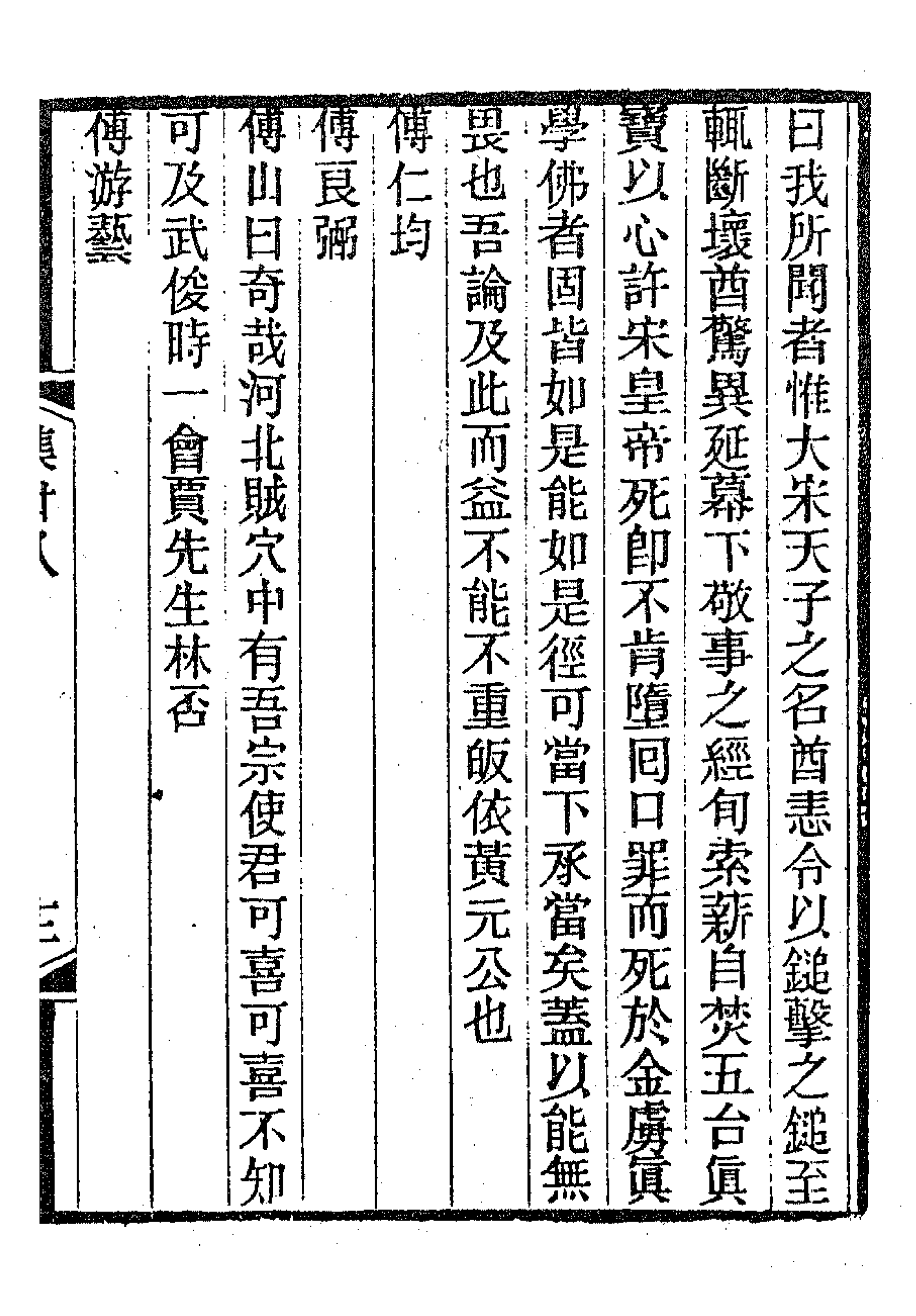
傅山曰傅伏死不如比干苟生田闢敬宣生不如高保甯惜哉北魏齊周之際亦儘有豪傑士吾每爲之歎息丁彼其時

傅奕

傅山曰習儒家者多喜言奕以羚羊角碎佛牙事遂謂能辟佛法吾嘗笑之負作佛者即負佛牙亦不持況金剛石此不足援也奕謂佛法無君臣父子皆未嘗讀內典膚臆語貧道以爲佛本訓覺震旦大學之明德以至於誠明明誠之性之教謂何達摩旣入而後有見性成佛之傳不知衣領之珠先自有之陸象山先生所謂東海西海千百世上下聖人出而此心此理同也何必蒲團㮶栗而後可能掄刀上陣亦得見之故殺人漢不礙

此事號讀書者特昧之亦象山所謂與溺於利欲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近只木大士以彼血性才氣學佛者際之種種罪業去此大事不知幾千萬里猛力放下五年而了起奕問之是胡是華是佛是儒此段大事是誰有是誰無卽以其教論之沙門原有四等第一勝道沙門二說道沙門三活道沙門四污道沙門世儒之辟正可施之下三等若欲辟第一義豈其辟佛實辟自性卽蕭瑀佞佛耳何足語此瑀區區事權苦譖房杜私忌不平請爲桑門旣許之矣又曰自度不能爲棲棲柔腸嫉妬荏苒尙不如奕之倔彊至死也瑀謂地

獄正爲奕設吾謂亦爲瑪輩設貪毒無明薰入火塗久矣祖師牀前用此等齷齪男子何爲唐復有佞佛宰相杜鴻漸旣不敢責讓崔旰捧首自蜀歸飯千僧以爲報不知長亂遺禍家國生民受害不小而臨死令僧剃頂衣僧衣爲浮屠法葬謂是可以報佛矣哉小慈者大慈之賊近而一身遠而家國斬鋼截鐵勢有同然出家有出家之佛在家有在家之佛受命職官有受命職官之佛臨戎遇賊有臨戎遇賊之佛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如所教住恢恢大哉金剛義乎有宋有碧落道人慧蘭者建炎末逆虜犯淮執之見酋長酋長曰聞我名否



曰我所聞者惟大宋天子之名酋恚令以鎚擊之鎚至輒斷壞酋驚異延幕下敬事之經旬索薪自焚五台眞寶以心許宋皇帝死卽不肯墮回口罪而死於金虜眞學佛者固皆如是能如是徑可當下承當矣蓋以能無畏也吾論及此而益不能不重皈依黃元公也

傳仁均

傳艮彌

傳山曰奇哉河北賊穴中有吾宗使君可喜可喜不知可及武俊時一會賈先生林否

傳游藝

傅山曰有是妖孽哉既爲塑賜姓武矣是爲武游藝

僑公又曰游藝自是張易之一流不然何以驟得老武

婆寵遇乃爾新書列之姦臣傳此非姦詭之姦正爲姦

淫之姦耳

宋諸傳

傅思議

傅　潛

傅　求

傅堯俞

傅山曰嗚呼國家事無大小不過情理公私私公消息

而用之顧有無甚關係而足以平心弭禍此類是也有君子者出其以為挾數任數兩端之技耶若無知度大臣處之其餘可不問是何言也我朝無母后臨朝之事而光熹之間立相君子亦忠亦公惜乎其不胥為堯俞也而宰相又無魏公故正人多中慘禍無亦其時勢大異於此者耶

傳楫

傳霖

傳山曰不然兩先生皆不可致之人而傳先生猶奇其得道而仙乎乖崖奇士與先生同學非偶然也

傅察

傅山曰不知先生父毋爲誰種此一兩鐵𥢶爲有宋生色舊史但稱其爲蕘俞從孫是欲以蕘俞重公晦耶公晦實重蕘俞矣遼金兩虜書各有其國禮志皆載受宋吏朝賀及雜拜蹈舞蹈之儀覽之短氣當時中國不振姦妖主和使衣冠士夫屈膝醜虜習以爲常碌碌庸奴無足言即天子者苟圖富貴視肉耳亦何足惜可惜以學士名賢往往充此奴役豈春秋魯衛齊楚秦晉兄弟婚姻之所謂與國例哉不知消折多少忠義志氣尚欲以不辱君命之例論之可笑使老夫千古牙痒故王倫

宇文虛中亦以使事死金虜中不可謂之忠義富弼歐陽修苗正洪皓方信孺輩吾皆不難其所與爭議而獨計臣使對虜其情事當奈何負西山既受命北而會虜變不終事而還不可謂非先生犢鼻幸也堯俞使遼治平時傅卞使遼建炎時傅雱爲通問使使金淳熙中傅洪又使金皆無所聞至此則傅氏使虜者蓋五人矣而公晦遂成奇節朱弁使金歸述上北方所聞見死節臣十餘人中有傅偉文焉又先宗中一忠義士也卽不請諸行事挹厥二名偉亦偉文亦文足與公晦並傳

傳伯成

傅山曰景初大概諫諍自任李璧之譎景初亦以誅侂胄與有功爲爭過矣璧傾側士不足言也

傅伯壽

有宋傅家四人

四傅者傅慶傅翼傅檜傅高也

傅山曰四人以功論之豈不微末其心則皆知有宋者也皆知有宋則皆知有中國者也皆知有中國則皆可以爲人可以爲人則姓誰卽爲誰家之人而姓傅故錄之爲傅家之人嗚呼金元犯宋時乃有四人焉得不曰傅家四人初有傅選者爲兩河忠義民兵首領王彥爲

都統制保共城西山時兩河忠義響應而選與孟德劉澤焦文通等實附之衆十餘萬緜亙數百里皆受彥約束紹興十年金虜渝盟入侵高宗手札與岳鄂王從便措置鄂王命牛皐等經略東西京汝潁陳鄭曹光蔡諸郡而皐與選戰金虜於京西於黃河上皆捷豈不亦似一人哉及讀岳珂辨誣曰姚政龐榮傅選之流以阿附而並沐畀還之寵則選固與殺武穆者耶惜哉選不得為人矣故削之而獨入慶人翼人檜人高高最閒闘奇士矣故其後有明頴國公

傳桂兒五代史作柱兒遼史作桂兒

居士曰以遼人右汴虜攻虜耳不必論此時有桂兒在遼遼桂兒也豈其姓傅

金

傅愼微

居士曰此復何論是完顏愼微耳唐重守京兆時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奪門降金亦目曰完顏亮也

元

傅立

居士曰使爾不獻此書忽必烈何必便覓殺爾立自似打卦人不足責

傅巖起

傅佐

居士曰傅佐與孛羅帖木兒俱罪殺戮塗奴自當死今襄陵有傅巖起及張翥墓誌以爲古蹟喜載之可笑若是人者安足爲鄉邦重輕也

明

潁國公傅友德

傅山曰國初書但言潁公暴卒皆不言死何所今太原汾河西營村有傅國公墳巍然一塚塚四隅白楊大蔽數十丈塚前一小碣高三尺許書太祖御製贊公平蜀

傳一廖二之文然其字鄙野瑣細不足觀又頗似其子孫不欲沒先人大功私錄其文以表於得罪後者太原有傳姓賣酒家名某者自言傳國公後河西墳卽其先墳每爲人言之人亦不甚究其本末今亦零丁存一二人耳而世又無差役何也

潁國公譜後云公之子某從正學學靖難後遂奔晉晉恭王妃公女也蓋公之子依晉王而死於晉者之墳耳後裔無知遂謂爲公墳也然靖難之舉在晉恭王旣薨之後公子奔來時當晉□時傅妃亦薨矣不知當時何能容留不見稽察也

傅史世傳敘一篇查傅氏遺書有順庵本尙完善

而壽毛九等表遺矣諸人各載太傳茲不錄覲記

霜紅龕集卷二十八